

黑土残阳

孙方泰 著

HEITUCA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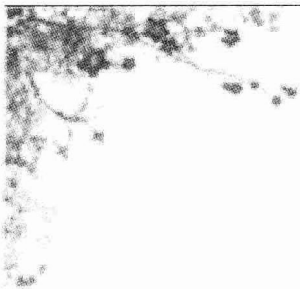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黑土残阳

孙方泰一著
HEITUCANYANG





内 容 提 要

书中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天津知青在东北农村插队的故事。理想与现实、热情与困惑、奋斗与思考，在黑土地上发生了艰难的碰撞；风霜雨雪记录了知青们用信念和血汗书写的历史，爱情的飘落更是催人泪下。作品以饱含激情的笔触生动塑造了刘万春、宋刚、汪艳秋、二妮等鲜活的人物性格，突出了他们不懈的追求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风云画卷。



岁月沧桑，黑土情深，
那是我美丽的初恋。
蓦然回首，暮年已近，
我，面对夕阳——
依然唱着动人的情歌。

目 录

下部

46.救人	193	69.分别	306
47.买煤	198	70.冲动	308
48.如愿	201	71.报复	311
49.折磨	205	72.心事	315
50.归宿	213	73.内疚	321
51.佳音	219	74.和风	324
52.护青	226	75.队长	330
53.抉择	234	76.西去	335
54.比哨	239	77.飘逝	338
55.上学	243	78.噩耗	341
56.轨迹	249	79.悼念	345
57.救火	257	80.梦境	349
58.死猪	262	81.浇地	359
59.关爱	264	82.流星	363
60.春寒	266	83.出嫁	366
61.满月	272	84.寻求	372
62.思念	274	85.错爱	377
63.阳光	278	86.做主	381
64.真挚	283	87.失火	387
65.散步	288	88.回家	390
66.海边	290		
67.住院	292	后记	398
68.招工	300		

上 部



1. 暖春

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黑土地。

黑土地上生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

庄稼人在六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没有阳光的日子迎来了一批插队的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的血汗洒进这片黑土地里，于是便产生了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故事就从他们刚来的时候讲起，一段一段地记录下来就成了下面的文字。

天上挂着半个月亮，那半个月亮躲在云缝里。

刘万春借着烛光刚好写完信，微弱的火苗忽悠悠地跳了几下，便渐渐地熄了。他摸黑爬上炕，看着窗户上的树影，他的心不禁又飞到那块生他养他的地方。

那是一个紧靠渤海湾边的小渔村，在那块土地上，留下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欢乐。海边色彩斑斓的贝壳、悠扬而高亢的渔歌、辽阔的海面上飘动着的点点白帆，还有野地里紫红的略带酸味的桑葚、芦苇荡里那会唱歌的鸟雀以及肥美的螃蟹，这一切，如今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此刻，眼前的一切却是那么的陌生，陌生的人，陌生的地，陌生的茅屋和土炕，甚至连那风，那月亮也是陌生的，一切都回归到一个他连想都不会想到的地方。

窗外的树影一点一点地斜下去。狗叫起来，他醒了，窗外传来低沉而急迫的催促声：“快起来，‘九大’闭幕了，马上到队部集合！”

这是民兵排长姜有贵的声音。知青们迷迷糊糊地急忙爬起来，下炕的时候不知谁一脚踩翻了脸盆，半盆水都洒在地上。

锣鼓“咚锵咚锵”地敲打起来，爆竹声、唢呐声、叫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姜有贵把红灯笼也点燃了，他一边举着，一边喊道：“大家伙儿都别吵吵了，麻利站好，听杨书记讲话！”

杨书记把披在肩上的棉袄掂两下，站到一个倒扣着的牲口槽上，冲着



人群大声说：“大队刚来了消息，我们党的‘九大’闭幕了，这是个大事，咱到公社开庆祝会，鼓要敲响，喇叭要使个劲儿地吹，秧歌要好生地扭！”

黑影里，姜有贵道：“不来的，过后咱要好生理论理论。”

锣鼓在前，唢呐随后，红彤彤的灯笼引导着几挂大车出了队部的大门。

陈玉清和黄富山起劲儿地吹着唢呐，欢快的东北大秧歌的曲调在辽阔的田野上显得格外嘹亮。春风轻轻吹，马铃叮当响。当几挂满载欢歌笑语的大车停在路口的时候，人们便听到公社小广场上那欢快的锣鼓声。

路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各屯来参加庆祝会的队伍潮水般地涌进公社门前的小广场。

知青们也都穿上红红绿绿的衣服，扎着又宽又长的腰带，在苗雪娟的带领下，一边扭着，一边吹吹打打地向公社小广场走去。

苗雪娟在队伍前头起劲地扭着，她那火红的腰带就像一束在阳光下燃烧的火炬，她优美娴熟的舞姿不断博得人们的喝彩：

“加劲扭啊！新二屯的秧歌全公社是有名的！”

“雪娟，好啊！没有人能比得过你！”

听到人们的称赞，苗雪娟扭得更加起劲了。她脸上挂着笑，冲着秧歌队伍喊道：“咱扭出个样儿给他们瞧瞧！一、二，浪起来——，一、二，浪起来——”

顿时，知青们收住脚步，惊愕的目光一齐投向苗雪娟。

“你妈才浪！”宋刚低声骂道。

刘万春问姜有贵：“好好儿的，怎么骂起人来？”

姜有贵说：“谁骂人了？她是让你们扭得美点儿。”

宋刚说：“在我们天津，‘浪’就是骂人。”

“‘浪’在咱这儿叫美，男女都能用，哈哈——”姜有贵笑得前仰后合，“浪啊……美啊……”

女知青们臊得红了脸，低了头，只有汪艳秋在哧哧地笑。

锣鼓又响起来。路边有人大声喊道：“前边放眼儿射呢！”

杨书记冲那方向骂了一句：“你个臭王八犊子！”

公社门前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流如潮，像开了锅。

很少遇见这样的场面，于是，大人孩子都来凑热闹。不过，庄稼人还是



知道欢庆是时间性的,而种庄稼是季节性的。你耽搁它三天,它荒废你一年,你糊弄它一会儿,它糊弄你一年。地里不播种子就不会长出庄稼,也甭想一喊口号就麦浪滚滚,一扭秧歌地里就齐刷刷地长出油绿的菜苗来。庄稼人得种地。

天刚蒙蒙亮,知青们就爬起来,在门前忙着洗漱。杨书记顺土道走下来,冲着他们说:“嘴里有啥?一个劲儿地掏!”他把棉袄披在肩上,“一会儿都到钱家垄去,昨儿干啥今儿还干啥。”

钱家垄的土地黑油油的,很松软。刘万春挑着水桶在前边走,李明起从后边跟上来,说:“听说这菜秧子还得十多天才能栽完,到那时,还不把咱都累散架?”

刘万春说:“哪这么多泄气话!”他把扁担换了个肩,两只水桶在身边沉重地画出一个圆。

李明起说:“一天百十来担水谁受得了!”

一阵风吹过来,顺着垄沟腾起一股烟尘,李明起晃了一下身子,桶里的水泼溅出来,一双解放鞋立刻就湿透了,他赌气地放下扁担,说:“歇着!”

刘万春说:“要歇大家一块儿歇。”听他这么说,宋刚、宋宝文和小顺子也放下水桶。

“哎——还干得动吗?不行,咱妇女跟你们换着干!”妇女队长陈秀香叉着腰向这边喊。

李明起转过身,只见二十多个妇女都在看着他们,尤其陈秀香那张似笑非笑的脸真让他恶心,就像嘴里被人塞了苍蝇。

小顺子说:“换着干,还不换出你的大肠头来。”

李明起冲宋刚他们几个喊道:“妇女们跟咱们挑号儿啦!咱们干起来呀!”

宋刚蹦起来应和着:“给她们来个狗撵狗!”

小顺子说:“干!干出孩子吃鸡蛋!”

张德奎也说:“别拿玉米饼子不当干粮。”

说话间,七八个小伙子挑着水桶在田垄里跑起来。那些刨坑的、点粪的、浇水的、栽秧的妇女只得加快了手脚的动作。几十个人都忙碌起来,一



屯子南头，散落着几间低矮的土房，靠边的两间便是苗雪娟的家。

月光照进屋里，清幽幽的。苗雪娟见于老根从黄富山家回来，便问：“富山大哥咋说的？”

于老根答道：“他说行，还有点儿麸子糠啥的，让咱先凑合着喂一阵。”

“回头咱给他钱。”

“他说不要。”

“不要钱咋行？人家的东西也不是白来的。”

于老根上了炕，问道：“昨天跟陈秀香打起来了？”

苗雪娟拉床被子给小福子盖好，说：“她仗着妇女队长的屁官儿就满嘴燎泡。”

“知道她是那样的人，以后少理她。”

“拿她当人看，她一个劲儿往牲口棚钻。”

“管她往哪钻，不碍咱的事。”

“我看见她就来气，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没个正经。”

月亮躲到树梢后边去了，星星眨着顽皮的眼睛，夜静极了。

天刚亮，于老根喝了两碗大楂子水饭就夹着鞭子上工去了。等苗雪娟把小福子也打发上了学，太阳足有一竿子高了。她拿条麻袋出了栅栏门，来到黄富山的小院。

苗雪娟叫一声：“富山大哥。”

门关着，没人应声。苗雪娟又叫了一声：“富山大哥……”还是没人答应。她正要转身离开，只见黄富山从自家小菜园里走出来：“嫂子，屋里坐。”他说。

黄富山推门进了屋，苗雪娟站在他身后。黄富山说：“这点儿麸糠一会儿我给你送去。”

苗雪娟给他钱。他说：“我不要。”他没接钱，却拉住苗雪娟的手。苗雪娟慌了，想抽出手，却抽不出。黄富山把她摁坐在炕沿上，说：“嫂子，你听我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钱，我还有点儿，可我留着钱又干啥使？”

苗雪娟愣愣地坐在炕沿上，心口怦怦直跳。

黄富山又说：“我是快三十的人，说心里话，你是我心里的一把尺，我用你比别人，总觉得别人不如你。”



领来一个黑黑的高个子姑娘,他竟连一句话也没说,就让那姑娘撅着嘴出了屋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的爱河渐渐地平静下来,他用沉默来弥补心灵上的伤痛。可是,当他从不可捉摸而又神秘的深谷里挣扎着爬出来的时候,他失去了青春中那色彩斑斓的美好时光,如丝般的皱纹在不知不觉中隐隐地爬上他的额头,那双闪着期待和热情的眼睛里时常流露出忧郁和伤感。

与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以后,清冷的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一种需要温暖和慰藉的愿望又悄然地出现在他的心底,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他感情的闸门。

脚下的水由急变缓,无声无息地向前流着。太阳升起来了。他望一眼暖暖的太阳,轻轻地叹口气,然后向菜地的深处走去。

城里男人的婚姻找的大都是爱情,而乡下男人的婚姻找的大都是老婆;城里女人的婚姻找的大都是享受,而乡下女人的婚姻找的大都是依靠。城里人给男方介绍对象首先说女方如何漂亮,有气质、有文化、有修养,如何出类拔萃。乡下人给男方介绍对象首先说女方过日子如何是一把好手,身体如何壮实、能生孩子、能下地挣工分。城里人给女方介绍对象首先说男方如何英俊潇洒,家庭条件如何优越,每月有多少收入、文化层次如何。乡下人给女方介绍对象首先说男方如何厚道老实,如何有力气能干活,耕、耙、割、种样样精通,还会木匠或泥瓦匠啥的手艺。

黄富山是哪种人?当然是乡下人,而且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可是他又和别的乡下人不一样,人是乡下人,心却是城里人的心,他找的是啥?是爱情而不是老婆。这种念头他在市里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好多有关爱情的小说,他知道男女之间爱是怎么回事,能想象出在爱里过日子是怎样一种情趣。可愿望和现实的距离就像将军和士兵的距离一样,遥远得让人容易望而生畏。实际上有距离才会产生距离美,才会多一份思念,多一份吸引。

黄富山把感情暗暗地寄托给一个人——一个看得见也听得见却摸不到更得不到还放不下的女人,他的苦只有他知道。



2.买粮

杨书记从大队开会回来，一屁股就坐在牲口棚门口。陈玉清把一车豆饼卸到仓库里，便凑过去，递给他一张卷烟纸，又从烟包里捏一小撮烟叶给他，一边卷着烟一边慢吞吞地说：“屯子南头那片小开荒各家各户开出来不容易，又种了好几年了，这咋都要收了去？”他看了一眼杨书记，又说：“这几天，小顺子家断粮了，天天喝稀粥。”

杨书记脱下一只鞋垫在屁股底下，说：“小开荒这码事，不是咱一个队这样，公社冯书记从市里带来精神，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各家各户的小开荒一年收百八十斤粮有啥不好？那些当官儿的说啥是啥。”

“我说老陈啊，咱是党员，头晌我跟老郑头也说过了，他说听组织的，你家是有几分小开荒，可这是运动。”

陈玉清闷了半晌才说：“我替社员们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不通，咋整？上边的政策你改得了吗？”杨书记说完抬起屁股就去了菜园子。在菜园子里，他看见了小顺子的大胡子爹。

杨书记问：“你家粮食咋缺这么多？”

小顺子爹说：“找别人借的粮去年秋后就还了二百多斤，两个孩子长身子吃的也多。”

姜有贵把秫秸障子扒开一条缝，探出头来冲小顺子爹说：“昨天下晌，你爹跟我说你媳妇不给他做饭吃，我问过你媳妇，说你家断粮了。”

杨书记对姜有贵说：“你过来，咱合计合计。”

姜有贵绕过障子坐下来。杨书记说：“咱库里还剩点儿苞米种子，我先给他。”

“给他别人也要咋整？”

“那也不能眼看他一家老小饿肚子。”

“这是狼多肉少，顶不了大用场，后坡哪家不缺粮？我想，找天津学生们说说，他们的粮还在队上存着，让他们帮帮忙。”

“也行，那就试试。”

天刚一擦黑，杨书记和姜有贵就来到青年点。姜有贵把小顺子家缺粮的事一说，知青们便议论开了。



庄稼人干活喜欢起早。天还没亮,于老根和关大福就套好了车,刘万春把装满草料的麻袋扔在车上,用绳子把它拴牢。

要出远门了,杨书记从牲口棚里出来,见姜有贵他们蹲在地上抽烟,便问:“收拾好了?”

“嗯呐。”姜有贵答道。

杨书记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捧在手里,说:“路上千万留神,一冬天的拉脚钱都在这儿,社员们可盼着你们买粮下锅。”

“明水县离咱们这儿也不算远,五天顶早就到家了。”姜有贵小心地接过布包。

杨书记站在门口,看着两挂大车消失在暗夜里,拉一拉披在身上的棉袄,又回到牲口棚。

牲口棚里弥漫着强烈的尿臊和草料混合的气味,十几匹牲口在专心地吃草,昏暗的灯光把马的影子拉在墙上。马倌老郑头裹着棉被躺在土炕上,见杨书记进来,挪挪身子,说:“再迷糊一会儿吧。”说着,拉过一个油乎乎的枕头放在炕边儿上。

昨天头晌,杨书记和张会计到“新风加工厂”去要拉脚钱,账是算清了,可那满脸堆笑的邱科长扯东道西说啥也不给钱。杨书记又气又急,可又不敢说啥,眼看到了吃晌饭的时候,张会计出去买了两条“灵芝”香烟,塞在邱科长的办公桌抽屉里。邱科长的眼睛猛地亮起来:“不用客气,咱都是熟人。”他一边推辞,一边用胖手把烟往抽屉里推了推。

杨书记说:“庄稼人抽不了这烟,燎嘴。”

“杨书记,这样吧。”邱科长顿了一下,端起茶缸喝口水,“你去财务一趟,让会计想想办法。”说完,麻利地在结算单上签了字。

回来的路上,杨书记把邱科长整整骂了一道儿。

杨书记和张会计刚进屯子口,就见老郑头和公社冯书记在队部门口说话。杨书记对张会计说:“你先从地边儿回家,我去队里,看冯书记为啥来。”他指指身边的谷子地。

张会计带着钱做贼似的快步走了,杨书记就把冯书记领到自己家。

土炕上放着一张小饭桌,小萍见冯书记到家来,忙帮她妈在灶前做饭。不一会儿,一盘炒土豆丝和一大碗炖豆腐就端上桌。

“冯叔叔,炕上坐吧。”小萍热情一笑。



杨书记拿起酒瓶子,乐呵呵地说:“你来家一回,喝两盅。”

几杯酒下肚,冯书记的话才说到正题上:“咱在一起做事也这么多年了,直说吧,我今天来为两件事……”

杨书记端起酒杯,说:“先干了这杯。”

冯书记顿了一下,举起杯喝下去。他接着说:“一是小开荒的事,二是你们队出车拉脚搞副业的事,这都不符合市里精神,咱党员干部可不能干糊涂事。”

杨书记布满皱纹的脸依然带着笑:“一年半载你不在我家吃饭,虽然是公社书记,今天在我这儿,我就是你大哥,咱先喝酒。”

“酒得喝,党的政策咱也得落实。一点儿也不能打折扣。”

“这还用你说?”

“那党委决定收回小开荒,你跟社员们咋说的?”

杨书记夹块豆腐放进嘴里没吭声。

“据我了解,咱公社只有你一个队没向社员传达党委决定,是有啥顾虑,还是想不通?”

杨书记放下筷子:“这小开荒社员好不容易开出来,再说,有的已经都种上了,你说咱能看着白白毁了它?”

“你怎么糊涂起来了,党委决定怎么到你这儿就卡了壳?”

“好,好,既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你是咱公社的老党员了,组织上把这一大摊子交给你,公社大队都放心,可就是有时候你自己别不过这个弯儿来。”

杨书记端起的酒杯在嘴边停住了:“饭得一口一口吃,工作也得一点儿一点儿做,这又不是吹糖人儿,一口气就能吹个玩意儿出来。”

“你们队出车拉脚是咋回事?”冯书记的目光正视着杨书记。

杨书记卷根烟,说:“大队一跟我说不许出车拉脚,我立马就把大车叫了回来。”

“你们队可干了不短的时间。”

“大车闲着也是白瞎,再说,挣点儿钱也不是坏事。”

“这样做拉散了人心,咱庄稼人种地为本。”

“咱队穷,社员底子薄,队上的事当头儿的不能不想。”

“咱当干部的,不能只看鼻子尖底下这么一点儿。”



打药机很沉,有两条带子挂在肩上。他左手扶着药桶,右手不停地转动着摇把,那粉状的农药便从“人”字形的喷管里喷出。地垄很长,露水也重,他刚打了不到半趟,鞋就湿透了,毛虫掉进鞋里黏糊糊的,紧接着衣服也湿透了,只有领口是干的。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就像被绳子捆住。他觉得自己是个粽子,是用破布片包成的肉粽子。打药机又是那么的不听使唤,麦秆儿还不断地绊住他的脚,有几次险些跌倒。就这样,他还是不停地摇着,一个劲儿地往前奔。这时,麦地里传出张德奎的喊声:“杨书记说这三袋药,一定要带着露水打完,太阳一出来没了露水,再打就没用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知道,鞋里进了好多虫子,都和泥了!”

“三个虫子够一盘菜,这活儿没胆量还真不敢干!”张德奎在黑暗里又喊了一声。

只一个来回,他俩就像刚从水沟里爬出来的一样,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掉进鞋里的毛虫碾成了糨糊,走起路来像踩在稀粪里,一滑一滑的。沾满农药的衣服贴在腿上,痒得难受,刘万春解开裤管,使劲儿地挠。

张德奎说:“麻利干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打药机又呼呼地响起来。东边已经出现了一抹曙色。

远处不断地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他俩看看剩下不多的农药,便摘下打药机。张德奎坐在土埂上,脱下又脏又沉的布鞋,两只臭脚在挂满露珠的小草上搓着。他卷了一支烟,吸一口说:“这活儿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

刘万春用小土块狠狠地碾死一只毛虫,说:“那你怎么还来了?”

张德奎憨憨地说:“咱成分高,让干啥就干啥。”

土道上走来一群妇女,领头的是那个又矮又胖的陈秀香。张德奎媳妇一边走一边往这边看,陈秀香就喊起来:“张德奎,你媳妇瞅你呢?”

“咋的?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怕瞅?”张德奎光脚站起来,一张大脸在霞光下显得很灿烂,冲着人群抖起精神。

“嗨!说起就‘嘎嘣’一声起来了,吃了金枪不倒药了,让你媳妇这般瞅,瞅一瞅怀里搂,你是不?”陈秀香问张德奎媳妇。

张德奎媳妇说:“你比我们当媳妇的还能整。”她擂了陈秀香一拳,“你嘴好使,我看将来哪个小伙儿敢娶你。”



陈秀香嘻嘻笑着,说:“庄稼院里净出你这号媳妇。”

小顺子妈指着陈秀香说:“看你那嘴咧的,要是没耳朵挡着都能咧到后脑勺去。”

“滚犊子!”陈秀香的脸拉下来一大截。

“哪天我给你说个婆婆家是头大的。”小顺子妈说。

“驴的大,你留着自己使吧,跟我斗嘴你还差点儿。”陈秀香说。

“大婶,别理她,二十大几的姑娘整天瞎扑扑。”小萍拉一拉小顺子妈的衣服说。

“我想提那小子行大,可她……”

“有也不给她说,让她烂在家里。”

周金山媳妇在一旁说:“烂在家里也闲不着。”

嘻嘻哈哈的声音渐渐地拐上土道,飘向辣椒地去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土是黑土,腐殖质含量很高,尤其矿物质养料相当丰富。有这一方土,土地上的人就精神,说出话来就黑,见不得阳光,就土,土得掉渣。

这边张德奎说是去拉屎,提着湿裤子一去就没回来。地头上只有刘万春一个人,他枕着打药机躺在地,大毛虫、小甲虫、苍蝇、蚂蚁都远远地躲着他。那边土豆地里飘着淡淡的雾气,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就听有人说:“这又潮又湿,还有农药,当心受了毒气。”

刘万春揉揉眼睛坐起来,见杨书记蹲在旁边,就说:“起得早,躺下就睡着了。”

杨书记问:“张德奎呢?”

刘万春四下里看看没人,就说:“说是去拉屎。”

这时,只见张德奎从小道上快步向这边走来。杨书记说:“老往家跑干啥?”

张德奎赶紧背起打药机,一声不吭地向麦地里走去。杨书记瞪他一眼,然后对刘万春说:“打完这趟,就回去歇着。”说完,背着手踱过地边的草丛向粪场走去。

艳艳的霞光给庄稼地镀上了一层金色,泥土也灿烂起来。

刘万春回到青年点,就觉得两条腿火烧火燎地又疼又痒。他把衣服脱



汪艳秋像在思索,好一会儿才说:“我佩服你的忍耐力,不管多苦多累你都能忍受,我可不行,整天像牛马一样起早贪黑地干,吃高粱米大楂子不说,还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一锄钩一锄钩的不把青春都荒废了么?”汪艳秋有些激动,看着刘万春,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回答。

刘万春没想到因为他的一句话,竟引出汪艳秋的这番话来。他淡淡一笑,说:“现实生活不会像书里写得那么浪漫。”

汪艳秋打断他的话,说:“照你这么说知青的现实生活就是‘吃苦’?”

“别以为别人都幸福得要上天,我想:发牢骚,不如多一点儿耐心,你慢慢会适应的。”

汪艳秋细细地品味着刘万春的话。许久,她低声说:“听你这样说,我心里就痛快了许多,以后多这样谈谈,对我太有帮助了。”

“我应该谢谢你。”

“难得知音。”汪艳秋说着,她的目光就抓住了刘万春的目光。刘万春隐隐地感到一股暖流从他的心底汩汩地流出来,从未有过的冲动竟使他久久地凝视着汪艳秋那石雕般动人的脸庞。

这一夜,汪艳秋辗转反侧,她感到几个月来少有的欣幸在轻轻地抚慰着她心中的哀怨。在她的意识里,她觉得遇到了完全可以视为知己的人,她感到幸运。

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路吟唱着流进屯子,清亮亮的溪水披着绚烂的霞光一闪一耀地穿过小木桥匆匆地向北流去。距小木桥不远的地方,有片不大的草地。这片草地得水得风得阳光,那小草也就自然葱郁茂盛,仿佛一条厚厚的毯子沿着小溪一直铺到屯子的南头。

汪艳秋喜欢这里。溪水潺潺,小草青青,微风阵阵。早晨,浓重的湿气里蕴含着泥土的气息。草地的深处时常传来鸟的叫声,也能见到那美丽的小鸟在小溪边飞来飞去。偶尔,也有放羊的孩子把几只小羊赶到这里,一边玩耍一边看着小羊静静地吃草。傍晚时分,这里总是静悄悄的。西斜的太阳把这里装点得格外温馨,小草、溪水、泥土全都披上金色的外衣,那外衣被风吹着,飘飘的,柔柔的,好像要乘着轻风飞到天上去。每当夕阳下山的时候,这里又笼上一层朦胧而神秘的帷幔。溪水一闪一闪地亮,小草静静地依偎在黝暗的土地上,耐心地等待着月亮的出现。只有那不甘寂寞的小甲虫会发出断断续续的鸣声。

